

跨过那片海，看看别人口中的台湾

◎严惠娴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不懂余先生哪来那么多奇怪的感触，尽是写一些让我们背诵的东西。随年岁增长，我获得了更多关于台湾的讯息：新闻中的台湾是个充满仇恨的地方，而罗大佑的歌词与龙应台文字中的台湾又这般让人迷恋，越来越多矛盾的故事让我萌生了去看一看的念头。恰逢惠州成为第五批开放个人赴台游的城市，与常年游伴K稍作商量，便将国庆的假期定位在这个看似熟悉却异常陌生的地方。进入这片自古便是炎黄子孙土地的通行手续异常复杂，经过一个多月的轮候，终于拿到进入台湾的配额。

十月三日，大风，小雨。下午四点便到了香港等候机场六点三十分的飞机。傍晚挂起了三号台风信号，心想着：贵人出门招风雨，好事多磨。晚上八点登机，离开台中机场已是晚上十点，机场的公共交通已经关停，黑夜之中只剩下一片泛黄的出租车队。出于经常在国内机场被司机坑的经历，我货比三家发现并无区别，大晚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一个中年大叔的车，上车后便闻到了极香的食物味道，攀谈后了解到原来这是他最后一趟活，所以这位别人的丈夫和父亲给家中妻儿打

了夜宵，他的角色从坑人的司机向可爱的父亲转换，犹如挡风玻璃前漆黑的夜色逐渐被明亮的城市灯火驱散那样，被坑的情绪消退了不少。一路上司机给两位大陆客耐心介绍了许多风土民情和注意事项，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所遭遇的所有司机都如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一样热情有礼，丝毫没有坑我们的行为。若下次再踏上这片土地，我定不会这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十月四日，微风，晴。坐在通往台北的高铁上，看着窗外楼房慢慢消失，进而是山峦与隧道的光暗交替，最后代表城市的楼房又再次引入眼帘，眼前的景象如菲林快速转动，唯一不变的是头顶那一抹蓝，无论是喧闹的台北市中心，亦或是恬静的乡间小路，七天的旅程她总如影随形，即便是惠州也有多年未曾给我这份持续地欢愉，更别说北上广这些被灰色笼罩的地带了。台北的地铁叫捷运，十分便捷，北京、广州、深圳的地铁我都乘坐过，除了一贯的繁忙，国内的地铁给我最深的两个感受是：换乘不便及标识不清，换乘往往需要走一大段正确的或是错误的路。但台北的捷运给了我很好的用户体验，以至于在台北四天的交通几乎都是捷运包办的，十月五日去了松山文创园，恰巧里面有关于台北捷运等基建项目的的设计理念展，让我了解到他们的政府做基础建设时关注的不再是破吉尼斯纪录，项目的拍板权落在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士头上，总的来说他们围绕四个字做文章：社会设计。一个以实现社会成员共同愿景为依归的理念。简单如捷运：怎样在最短时间以最便捷的方式花费最少的体力和脑力前往我想去的目的地。我想这也是人们少一分烦恼多一份快乐的原因之一吧。

十月六日晚，微风。行走于电影《艋舺》中的龙山寺与夜市，有别于台北101大楼所在的热闹商业区，这是如香港旺角庙街一样的老街，并不宽敞的街道被上方各色的霓虹灯广告牌照亮。在夜市饱餐一顿离开时已是九点三十分，由于

前期功课未做足，不了解捷运的关停时间，便在路口向一老人询问。我是找错对象了，坐在自家店铺前纳凉的老人显然多年没有坐末班车的经历了，几声抱歉后告知我们捷运平日与周末的末班车是不同的，但具体他也不清楚。得不到答案的我们道谢后离开，正当我们走到街尾即将拐弯时老人从后叫住了我们，原来他是去和隔壁的邻居了解情况后上来告知我们。虽然答案在验证后不是正确的，但老者的举动让我和 K 深思了一晚。回想起小时候爷爷告诉我，他们所经历的是友邻互助、夜不闭户的年代，应该就是这样了吧。

坐在回程的机舱里，飞翔在两万英尺的高空，我与 K 都感慨，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都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台湾的街道上几乎没有垃圾桶，为什么街道上看不到垃圾纸屑？我想这并不全是保留，更多是政府的倡导与民众的觉醒，当祖国完成统一大业后，究竟谁能改变谁？

我想我还会回到这片可爱的土地上，去构造属于我自己的台湾。